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天台陳　選點　　華陰張　慄

關中王建常記　　朝邑上官汝恢校閱

華陰李作模

外篇

說見現內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去聲下同是懿意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烝民之篇。尹吉甫江陽人。今四川瀘州之所作也烝民八章。章八句。此乃第一章上四句也。尹吉甫。周宣王卿士。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詩以送之。首乃言此　朱子曰。烝

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耳目父子是物。聰明慈孝是法。類而推之。無不如此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朱子

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眞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蔡氏曰。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之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卽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胡

氏曰知道知率性之道也

歷傳去聲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去聲爲小學外篇

歷考前代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傳記承接近代宋五代之見聞漢劉氏有天下之號西始高帝名邦東始光武名秀後始昭烈名備魏晉俱篡國之號魏曹氏始丕西晉司馬氏始炎東晉牛氏始睿南北朝以大江分南北也南則劉宋始裕齊蕭道成粱蕭衍陳陳霸先北則拓跋魏始珪後改姓元分東西西禪周宇文覺東禪齊高洋隋楊氏據國之號始文帝名堅唐李氏有天下之號始神堯高祖名淵五代粱朱溫後唐賜姓李名存勗晉石敬瑭漢劉暠周郭威宋趙氏據國之號北始太祖名匡胤南始高宗名構凡言之本乎物則民彝者嘉言也則述之行之本乎物則民彝者善行也則紀之纂人之言曰述錄人之行曰紀言行本乎物則民彝謂嘉言善行皆合於物則而實不外乎民彝也所以合內篇而爲小學之全書也學者讀內篇而遠師虞夏商周之聖

賢讀外篇。而近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格致誠正脩身大業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是乎在矣。奚可以爲童稚之習而忽之哉 陳氏謂小學書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故許魯齋敎人。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若說此乃童稚所當講習。而成人遂忽之。不可也○小學內篇。於立敎冠以天命率性。於稽古冠以性善。至外篇又冠以物則民彝般般以性命之語。冠之者。蓋以此書所輯一言一行。無非事物一定之則。日用當然之道。而要皆出於天命民彝之至善。故於大本大原。數數提撕。大抵要使人知書中許多道理。都是我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孳孳以盡其力。則所謂繼絕學。明世敎。而有功於天下萬世。信不誣矣

嘉言第五

嘉善也。此篇述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善言。以廣立敎明倫敬身也。凡九十一章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

橫渠。地名。先生名載。字子厚。宋郿縣人郿縣。今屬陝西鳳翔府。橫渠鎮。在縣之東安靜謂不躁動詳審謂不粗率恭莊以見乎外言敬畏以主乎中言四者。小學涵養本原之事也涵養本原。便是收放心。養德性工夫。蓋小兒之性。純明自天。而外誘亦易拔。故須先教之安詳恭敬。使他動靜內外。常自收斂。不敢放逸。久之涵養得此心常在裏面。而德性自然完全。雖有外誘之私。亦不能入矣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上聲益凶很。只爲去聲未嘗爲如字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以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上聲至死只依舊

安詳恭敬不講。而驕矜惰慢成習。此天理所由滅。而人欲所由熾也。壞。謂壞其質性氣質之性親。父母也。有物我。猶言分彼此。病根。

即驕惰也。向後許多不好底事。都生於這驕惰兩箇字。故謂之病根。

爲子弟則不能安灑(色賣切)掃(素報切)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上聲)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去聲)則不能下天下之賢。

此言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安。謂安意爲之。下。謂屈己下之。

甚則至於徇(松閏切)私意。義理都喪(去聲)也。只爲(去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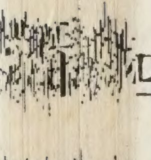
徇。從也。謂偏而依之。○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居(上聲)。居處以位。言接。交接以物言。○按驕惰二字。與安詳恭敬四字。正相反。此根一萌。便長到義理都喪處。病痛是多來大。蓋只說驕惰之病。便見得安詳恭敬不可不先。所謂禁於未發之謂豫者是也。張子此言。深得養蒙之本。故小學以爲廣立敎之首章。其示人者切矣。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

公名億。字大年。謚文。宋浦城人。（浦城。縣名。屬福建建寧府）良知者。本然之知。良能者。本然之能。愛親敬長（上聲）是也（眞氏曰。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觀人之幼而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蓋愛親敬長。皆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也。）

程子曰。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格。猶法也。自言曰言。共議曰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

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平聲）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



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故事。古今已往之事也。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孝弟者百行之原。立身之本也。其故事須先熟記而講明之。方可及忠信等事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只是一箇理。發於心而自盡便是忠。驗於事而著實便是信。饒氏說忠信都訓實。但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限制等級。文謂儀章條理。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又曰。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義者人心之裁制人心之裁制。是說義之體。然謂之裁制者。所以裁割斷制乎事之宜也。用亦即在其中。北溪陳氏曰凡事到面前。便須有箇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廉。即辭解使去已讓推以與入之心。禮之發也。恥。即羞愧己不善惡憎人不善之

心。義之發也禮義是性。辭讓羞惡是情情本性而動。故謂之發。朱子曰。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
是辭讓之理。發出來方有辭讓。禮義是未發底道理。羞惡辭讓是已發底端倪黃香扇枕之類。即孝弟
等事也黃香陸績子路三事是孝。叔敖殺蛇是義。然所以殺蛇者。却是愛人之仁。故謂之陰德。觀他下箇類字。固不止
四事。而舉此四事。餘皆可推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是也德者。得也。性。即理也。
仁義禮智。皆人生所得乎天之理。而具於心者。故曰德性〇黃香字文強漢安陸人。今屬湖廣德安府盡
心。養去聲親。暑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陸績字公紀漢婁縣人。即今松江
府華亭縣。直隸南京年六歲。見袁術術。汝陽人。漢末據壽春。時績父康。爲廬江守。故績得見術術出橘
績懷三枚。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
歸遺意母。術大奇之。叔敖。敖。楚官名蔿委氏。名艾生于光州。今屬汝寧府爲兒
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聞見兩頭

蛇者死。嚮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上聲爲楚相。虞邱子薦爲楚莊相子路姓仲名由卞人嘗曰。昔事二親。常食藜藿。藜落帚。初生可食。大可爲帚。藿。大豆葉。菽之少者也爲去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爲楚大夫。從去聲車百乘。去聲積粟萬鍾。累磊茵褥也而坐。列鼎而食鼎。三足兩耳。烹飪之器也。大夫五鼎。羊豕魚腊膚雖欲食藜藿。爲去聲親負米。何可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去聲下同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直略切亦自喪去聲志

先生名顥浩字伯淳。宋河南人河南縣名。今省入洛陽。爲河南府附郭文潞公名彥博。山西汾州人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序見後廣敬身篇末章憂者。憂其不能致遠也。蓋少去聲年之輕浮俊秀者。惟教以學經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而於道知所向。若使作文字。則心愈放。而離去聲道遠矣程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凡百玩好如畫與琴棊之類。奪志謂奪其求道之志。書習字札。小簡書札固儒者之一藝若專攻乎此。亦喪其求道之志也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五教切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

之邦國。曰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奥。今人未易去聲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伊川。地名洛陽縣南先生名頤。怡字正叔。明道之弟。趣。指趣也。樂。喜好去聲也。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關雎等詩。爲教於閨門之內。乃正家之始。故當時上下通用之關雎等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是皆爲教於閨門之內。夫婦正。然後父子親。長幼和。故謂之正家之始。詩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程子曰。二南之詩。爲教於衽席之閒。閨門之事。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謂之正風○李氏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簡奥者。辭簡約而意深奥也。以灑掃等事。編爲韻語。令朝夕詠歌之。庶見意趣

而好學矣。朱子曰。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敎小兒語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必列切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佩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公名瓘。貫字瑩中。號了翁。忠肅諡也。宋延平人延平。府名。今隷福建道。公在其府之沙縣吳氏曰。當向當取者。上品聖賢也。當背當去者。下品下愚也取之的以定。則終身德業基於是矣。此幼學所以當先也向背以心言。去取以事言。善惡上下之辨旣明。而向背去

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



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亞次也將齊於聖而學之謂學
未至之名也

顏孟

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

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後怒不貳過蓋二事皆顏子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朱
子曰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輔氏曰
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
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其平日
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過則克不使之伏藏
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為之根則
久久自然不貳○問不遷怒胷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
初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據諸家說顏子不遷不
貳亦非一蹴而至則此兩云漸可學漸字下得有斟酌

知埋鬻(育)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

埋墓間之事鬻市中之事俎豆學宮之事此即三遷之教也(事見前稽古立敎篇)不厭謂學不倦不改謂守不變也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是他做知言養氣工夫積數十年方能於天下之事略無所疑懼而動其心爾此言學孟子者須自幼至老不厭不改意思深切

若夫(扶)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去聲)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去聲)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

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此言下愚之事。當背而去也。下等之語。下等之事。皆蔽塞人心之牆壁也。開而明之。在立志以學聖賢而已。吳氏曰。言僞而行去聲薄。恥過而遂非。所聞所行。如字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目壅塞。中心昏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欲求開明。何可得哉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協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援字文淵。漢茂陵人茂陵。武帝葬處。初徙關東萬家於此。置陵邑。後省入興平縣。今屬陝西西安府嚴敦。援兄況二子名。譏。譏誚。議。議論。俠。謂以權力俠輔人游俠傳注。立氣義。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通輕俠客。交通輕薄游俠之客也。交阯

郡名漢初分安南爲交趾九眞日南三郡至光武時援拜伏波將軍征交趾以其復叛也○趾與阯同按志交趾南越之域秦爲象郡地其夷足大指開廣若兩足並立指則相交故名交趾汝曹汝輩也

好去聲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去聲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去聲也

妄是非正法謂妄談國法之是非

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

伯高名述京兆人漢自武帝分關中爲三輔其一曰京兆故城在今西安府西北十八里東至華陰皆屬焉詳見後實敬身篇敦篤而重厚以氣質言周密而謹愼以作用言出言皆善而無可選擇謙約節儉而不驕奢謙約所以接物故曰不驕節儉所以制用故曰不奢廉公有

威而不私褻廉則有分辨公則無偏黨故曰不私有威乃正衣冠尊瞻視故曰不褻皆君子之常道

杜季良豪俠好去聲義憂人之憂樂洛下同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季良名保人有憂己亦為之憂人有樂己亦為之樂不辨清濁清濁賢不肖之喻也待之皆無所失故父喪致客數郡皆至也此輕俠之事

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勑之士所謂刻鵠斛不成尚類鶩木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吳氏曰鵠鶩皆鳥而略相似鵠水鳥即俗所謂野鴨也能高飛而小鶩家鴨為人所畜不能高飛

而大。蓋二鳥雖有小大。虎狗皆獸。而絕不同而其形大略相似云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漢。劉氏。王去聲天下之號。昭烈。漢帝。名備。字玄德。是為後漢。都于蜀。二主。四十三年勅。戒也。後主。昭烈之子。名禪。朱子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昭烈戒後主之言。蓋本諸此。不然。則或質美暗合也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去聲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侯名亮。字孔明。諸葛。其姓也。原瑯琊人。即今兗州府沂州地方。後寓隆中。山名在襄陽城西北。今隸湖廣道。事漢昭烈為丞相。後封武鄉侯。謚忠武。子瞻。字思遠。靜。即寧靜

也。儉。即澹泊也。寧靜。則心不逐於物。故可以脩身致遠。脩身亦只是窮理正心。以立其本。至德成而推之齊治平天下。便是致遠。朱子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澹泊則心不泊於欲。故可以養德明志。德者理之得於心。志則心之所之也。心纔泊於欲。其志便昏。便害德。故養德明志。須是澹泊方可。朱子曰。薄滋味則氣自清。屛嗜欲則精自明。又曰。志氣淸明。則義理昭著。蓋其實明志即養德也。

夫扶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滔慢則不能研精。險躁竈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扶又切何及也。

廣才。充廣其才也。學固不止是讀書。然聖賢所說許多道理。都載在書籍中。後人欲充廣其才。也須是講習討論始得。朱子曰。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是即所謂非學無以廣才也。○周子說無欲故靜。所以學須靠靜做主。湛然無欲。纔得成就。否則欲動情勝。其心雜擾。雖曰從事乎學。而亦終不能底於成矣。慆。淫也。慆慢

則心不收。故不能研究精微之理學者窮理。必先主敬存心。惰慢只是箇不敬。心便不收。便看道理不出。故曰不能研精。精者。理之極細微處也險躁則心妄動。故不能理治氣質之性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於是者。則謂之性也。又曰。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矣。理性便是那反之做工夫處險躁猶言峻急。心便易得妄動。從未有心妄動而質性能理者也。蓋上句是教他居敬窮理。下句是教他變化氣質。則武侯之學。亦即此可見蓋人之年意。與時歲而俱往。不暫駐也。失時不學。遂與草木同枯落。雖悲歎而無及矣。

眞氏曰。孔明此書。眞格言也

○柳玭蒲眠切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去聲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

玭字直清。唐柳公綽之孫。仲郢之子。世居華原。今省入耀州。屬西安府。壞敗也。誌記也

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

此言不勤儉之失。靡不也。恤憂也

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母總切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蟹頤

身。既寡知。惡去聲人有學

此言不好去聲學之失。懵無知貌。頤口旁也。人笑則口旁解。言其於前聖之經。無所知而不恥。於當世之事。妄議之以為笑也

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去聲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恣頗坡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

何殊

此言不好善之失。厭惡(去聲)佞諂。嫉妒。揚播也。頗僻謂偏頗邪僻之行(去聲)浸(如水之浸)漬(如氣之漬)頗僻漸(尖)染於惡(如字)也。銷(如火之銷)刻(如刀之刻)德義斲喪(去聲)其善也。簪裾猶言衣冠。廝養謂奴僕。徒空也。殊異也

其四。崇好(去聲)優游。耽嗜麴糵(魚列切)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去聲)荒。覺已難悔

此言好宴樂(洛)之失。崇尚也。吳氏曰。麴糵銜杯皆言酒也。糵。郎麴也。酒以麴糵而成。是爲酒母。凡口含物曰銜。銜杯。謂酒杯不離口也。高致。謂高尚之風致。勤事。勤於事業也。言好逸嗜酒。自以爲高。反鄙勤事者爲流俗。此心既

荒。雖知而不能悔也

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猜倉才切）鮮有存者（上聲）

此言好奔競之失。名宦顯仕也。匿近陰附也。權要有勢位者。（謂握權柄居要地之人也）資猶品也。猜恨也。鮮少也。言雖或得官。終必失之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福下同）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去聲）如燎（料）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古人以右爲尊。名門右族。皆大家也。頑劣輕率。奢侈驕傲。皆敗家之由也。燎燒也。刻骨猶言銘心。亦深誌之意。而語加切耳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去聲子杲。稿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

質字文素宗城人。郎今順德府廣宗縣直隸北京周宰相。事宋。封魯國公魯郎今兗州府曲阜縣從子。兄之子也。名杲。遷。陞也。秩。職也

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去聲戰戰復兢兢。造操次必於是

孝悌者。立身之本。怡怡。和悦也。驕。驕傲。易。慢易。戰戰。恐懼。兢兢。戒謹。造次。急遽苟且之時。是。指孝悌也

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干。求也。祿。俸也。道。道理。藝。文藝。道謂人倫日用之理。學之本也。藝謂詩書六藝之文。學之末也

諸語辭。格。猶法也。優有餘力也。學優則仕。子夏之法言也。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上句主仕。此引主學。謂學者只當先盡其學之事。待有餘力了。然後可及於仕也

戒爾遠去聲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去聲鼠與茅鴟。皆宜鑑詩人刺

朱子曰。恭致敬也。禮節文也。胡氏曰。恭爲致敬。是指人之行。此而言。非恭之本體也。雲峰依其說。謂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則所謂禮者。亦非指本體而言也。致恭而中去聲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乃有子之言。朱子曰。恭只是低頭唱若時。便看近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彼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蓋或過或不及。皆是不近禮。皆不能遠恥辱。然此但引之以爲不及者之戒耳。看他下文便見 ○自卑尊人。先彼後已。致恭之事也。相鼠詩名鄘風篇名其辭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傳。遄速也死相鼠三章。此乃末章之辭。按傳。鼠蟲之可賤惡者。體支體也。言視彼鼠而猶必有體可以人而無禮乎。人而無禮。則亦胡為不速死哉禮。茅鴟亦詩名。今亡其辭矣。二詩皆刺無禮也。鑑。照也。刺。譏諷也。相。視也此三字當在上相鼠詩名之前

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潮稱八達。千載辛穢青史

放。放蕩。曠。疎曠。端士。正士也。周孔。謂周公孔子。名教。謂人倫之教。有實有名也。齊梁皆都江南。今應天府。故又稱南朝。清議。清虛之談也。八達。謂晉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八人終日清談酣飲。為曠達也清談盛而晉室衰。其風始自晉。而齊梁其流也。當時雖稱之。而無禮無法。得罪名教。其姓名久污史冊。亦可賤矣。古史

以竹故曰青史（竹色青故也）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酒能亂性（此氣質之性即所謂謹厚者是也）是狂藥也古今以之而傾覆（福）喪（去聲）敗者多矣

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一作危）從此始是非毀譽（平聲）閒適足爲身累

尸之開闔由於樞（門簨）弩之張弛由於機（弩牙）人之禍福榮辱由於言故比言於樞機災厄謂禍辱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也朱子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只據他底惡

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當以言而是非毀譽人。皆取禍召辱。只是自累而已

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去聲生。風波當去聲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短金謂一塊金。斷作兩段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易繫上傳。釋同人九五爻義。本義曰。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楊氏曰。金至堅也。而同心者斷之。蘭至馨也。而同心之言如之契合也。風波比忿怨勢利之交。一言不合。則怒氣相加。如風波之起矣。汪汪。深廣貌。記表記曰。君子之交如水。小人之交如醴醴。甜酒。詩詁云。酒之甘濁而不泲者。泲音濟。醨酒也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舉世好去聲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

疢蘧渠篨與戚施叶去聲

疢憎惡去聲也蘧篨罷胃者戚施駝背者蘧篨不能俯朱子曰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其狀如人之臃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戚施不能仰皆醜疾病也

陳氏祚曰好承奉之態似之

舉世重游俠俗呼爲義氣爲去聲人赴急難去聲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叶去聲

游俠之徒輕身以徇人游俠者言其能相從游行挾持之事也似乎有氣有義而非正故馬援之書曰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去聲也

舉世賤淸素奉身好去聲華侈肥馬衣去聲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

揚揚自得之意。憐。猶愛也。鄙。猶賤也

我本羇（肌）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理叶去聲）

羇。寄。旅。寓。理。治也。質既相周。復相宋。故自謂羇旅之臣。宋太祖受周（世宗子恭帝）禪（授也）。故比之堯舜之治（舜受堯禪）。戚戚。憂畏意。若蹈淵冰。言憂畏之甚也。曹。即輩也。戾。亦罪也。戒其勿求遷秩以增己罪也。畢竟。終也。又言爾等當深自斂避。勿求遷秩。蓋富貴無常。不足恃也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擊）走多顛躓。至灼灼園

中花早發還先萎。〈纖〉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叶去聲〉

隆。興。替。廢。亟。急也。顛躓。蹉跌也。萎。枯。疾。速。徐。遲也。青雲。比名位之高顯也。躁。急。徒。空也。此一節首八句。言人物之常理。次二句。言富貴有定命。〈命而謂之定者。蓋有生之初。稟受於天。非人力所能轉移也。故孔子曰。富貴在天。孟子曰。得之有命。自古聖賢。都是恁地說〉末二句。總括而戒之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敎而善。中品之人。敎而後善。下品之人。敎亦不善。不敎而善。非聖而何。敎而後善。非賢而何。敎亦不善。非愚而何

先生名雍。字堯夫。康節。謚也。宋河南人〈原范陽人。在今順天府涿州地方。後徙居河南〉

與程子同里巷氣質之性。雖有是三品人生稟氣於天。受質於地。氣有淸濁。質有美惡。其相去不啻什百。然所謂三品者。只是言其大槩如此○吳氏曰。性卽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旣有或淸或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淸。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淸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眞。無所汚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爲至善。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淸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按自氣化而言。則氣質得於天地。自形化而言。則氣質得於父母。然形交氣感。却是那天地之氣。從父母身上穿過來。其實一也然天地之性。初無少異朱子曰。天地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質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蓋天地之性。只是就氣質中。挑出那本然之理而言。三品之氣質雖異。而本然之理。都無不善。却只一般愚者果能奮然用力於善。未必不可以爲賢也陳氏曰。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吳氏曰。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淸不

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汚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於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淸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矣

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

爲善者爲吉人。爲惡者爲凶人

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歇 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

此一節言爲善者爲吉人

凶也者。語言詭 癸 譎。厥 動止陰險。好 去聲 利飾非。貪淫樂 洛 禍。疾良善如讎 酬 隙。乞逆切 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 允 身滅性。大則覆 福 宗

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

此一節言爲惡者爲凶人。陰。暗也詭譎陰險。是得陰氣之惡者飾非文去聲過也。貪淫嗜慾也。樂禍。樂人之有禍也。如讎隙疾之甚也。如飲食好而甘之也。隕。猶喪去聲也。覆。猶傾也。吳氏曰。隕身滅性。禍止一身。故曰小。覆宗絕嗣。禍及一族。故曰大

傳去聲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傳之言。今見現書泰誓篇周書泰誓三篇。傳二句。乃其中所引古語也蔡氏曰。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以爲不足也爲吉人。則爲賢爲聖。爲凶人。則終於下愚。而禍至隕身滅性。覆宗絕嗣。語似相商。而意實警切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去聲)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先生名積字仲車節孝諡也宋山陽人(山陽縣名今爲淮安府附郭直隸南京)

君指學者君子成德之稱(愚按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蓋人之所以爲學學爲君子而已卽或勞己之力費己之財猶當爲之況不勞不費乎卽或父母惡之鄉人賤之猶當爲之況欲之榮之乎)

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吳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心之所思而

已竊疑分字下。當云在乎所言所行所思之善不善而已。然三
者思爲本。善不出於心思。雖言行皆善猶是僞也。到底不可
以爲
君子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公名安國字康侯文定諡也。宋崇安人 崇安。縣名今屬福建建寧府 三子。寅
字明仲。寧字和仲。宏字仁仲。志者心之所之也明道程伯子也。
朱子稱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希文范文正公也。朱子稱其自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立志以二公自期待而力行以求
至焉。聖賢之德業不遠矣

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

心者身之主也。不欺。卽忠信之謂 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蓋忠信只是箇實心做實

事。不欺。亦只串言忠信耳人無實心。言行雖善。終非聖賢之徒。故立心必以是爲主爲本爲主。如家之有主。凡事都依靠着他爲本。如木之有本。枝幹皆從此而出。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鄕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蓋凡事都要實去做。以忠信爲主本。如孝方眞箇是孝。弟方眞箇是弟○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處。則安往而非進德哉

行己。以端莊淸愼見操平聲執

操執。皆守也。端正莊肅。淸白謹愼。惟有守者能之

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熊氏曰。事有是非。惟明敏可以立見謂事到面前。是非即時見得分明惟果斷可以早決謂是非見得了。便一刀兩斷。恁地剖決將去

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

此言爲政之方。三尺。謂法律。古者以三尺竹簡書之。操縱謂本法意原人情而適寬嚴之宜也。聖人之心。如天好生。至不得已而立法。其意只是要禁人爲惡耳。然人之犯法亦不同。有情如是法當如是者。也有法當如是而情却未必如是者。故必本法意原人情。而或操或縱。適得其寬嚴之宜。斯稱善爲政者矣

汝勉之哉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出禮記禮運一念之偏。不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心脩身。必以是爲切要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而道行乎其閒。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

古之聖賢如禹之菲飲食湯之不邇聲色皆從此做工夫者也

論語孔子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商書仲虺稱湯惟王不邇聲色今但據此謂禹湯如是則凡爲聖賢皆可知也○飲食男女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但其間有天理人欲之分不可一毫或差耳所以治心脩身者於此察之必極其精克之必致其決然後心可得正身可得脩而天下事亦無不可爲者是乃聖賢一端本澄源之學也故既曰汝勉之哉又曰其可忽乎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如此

○古靈陳先生爲僊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必列切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去聲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音灰又音惰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去聲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

古靈。村名。先生名襄。字述古。宋福州人。福州今爲福建道治所。其縣曰侯官僊居。台州浙江府名屬邑。義謂能正其家。有恩謂貧窮相守。若棄妻不養。夫亡改嫁。是無恩也。有別。謂男有婦女有夫。不相亂也。有禮。謂歲時相往來。及燕飲叙齒之類。患難。謂水火盜賊之類。墮廢墜也。陵。侵欺也。吞。兼幷也。讓路。若少去聲避長上聲輕避重之類。讓畔。謂地有界畔不相侵奪也。此皆孟子所謂善教得民者。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註云。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引之以明古靈教民之善。皆德禮之格乎民心者爾。

右廣立教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陝州人。在今平陽府夏縣。縣宋時屬陝贈溫國公溫郎

今懷慶府溫縣。咨。謀也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醒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

籍。簿也。佩。謂服於身者。省。察也。視也。返命。復命也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備陳是非以事理言利害以事勢言之兩端而稟白之。欲父母自諭也。曲委曲。此廣爲人子者。於父母之命。勿怠勿逆也。雖事之是非利害。亦必具白。而終不敢自執所見。方可謂之孝順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去聲父頑母嚚銀。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去聲)若無害理必姑順之

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猶不悅者爲其頑嚚不近人情也今天下人之父母若舜之父母者蓋寡矣事親不悅何以爲人乎

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上聲)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異)則亦不安矣

故舊所喜謂故舊中所喜者賓客之奉謂酒殽之類前章溫公言順親之命此章橫渠言悅親之心皆可謂曲而盡矣人子所當深思而實體也

○羅仲素論瞽瞍底(止)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去聲)天下

無不是底(低)父母

仲素。名從彥。宋豫章人(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府。仲素後徙居延平府沙縣) 底。致也。豫。悅樂也。定者。子孝父慈。各得其所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朱子曰。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 羅氏讀之而有是論。蓋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豈有不是者哉。子孝。則父母之心自悅樂矣(眞氏曰。舜所値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爲不是。而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爲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

不勉於爲孝者哉

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了翁陳忠肅公也。臣子弑逆。常起於一念之差。以君父所爲不是也。若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惡(烏)有弑逆之事哉。眞氏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爲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之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有不是。皆己之不是也。己既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

〇伊川先生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

可不知醫

委猶付託也。病者死生所繫。而委之庸醫。是飲藥以加病也。故親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孝。子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慈。子能知醫。則可以養親。且不爲庸醫所誤矣。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程子曰。最是大事。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後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柰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事父母奉祭祀。皆當親爲之。葉氏曰。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穀梁子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

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蓋事親奉祭必自致其孝敬之心類如此

○伊川先生曰冠去聲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柴獺撻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去聲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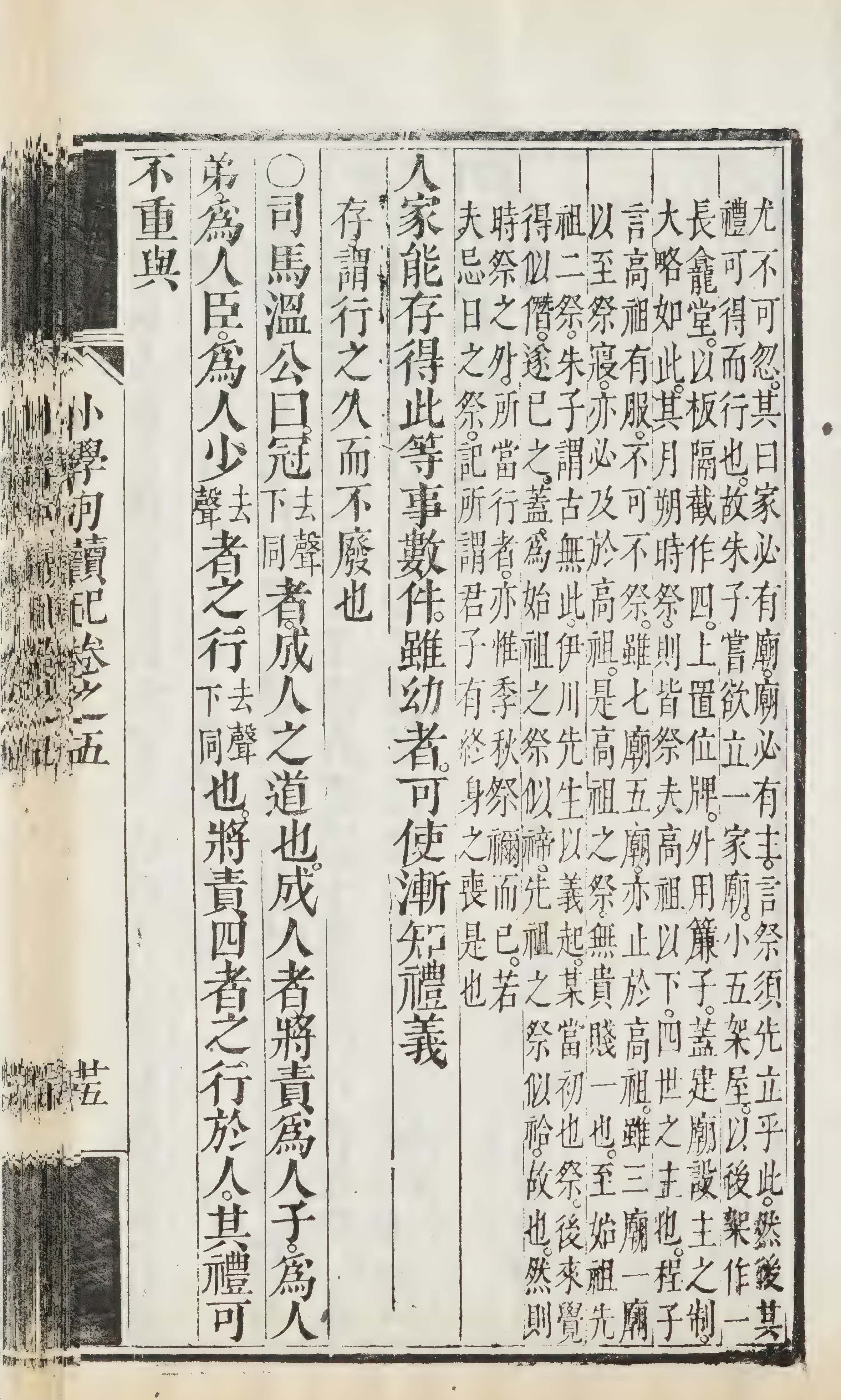
冠以責成人說見後章昏以承宗事說見明倫喪以愼終愼終者喪盡其禮祭以追遠追遠者祭盡其誠理會謂講而行之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出記月令獺似小狗青黑色水居食魚孟春凍解魚上冰獺先殺魚而不食如人之食而祭先代爲食之人也豺狼屬狗聲類色黃季秋欲食獸之時先捕以祭天而後食也皆有報本之意可以人而不如獸乎此字指報本言奉養謂奉養其親

某嘗脩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乃里切 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之禮也 說見內篇 主。木主也。所以依神 主式廟圖。俱見卷首 新。謂新物。禰。父廟也。遷。猶奉 捧 也 正寢。猶正堂也。

月朔。一月之始。四時。天道之變。冬至。陽生之始 始祖者。厥初生民之祖也。故於冬至。象其類而祭之 立春。物生之始。先祖者。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故於立春。象其類而祭之 季秋。物成之始 禰者。身之所由成也。故於季秋。象其類而祭之 忌日。親之死日。君子於此。必有悽愴怵惕之心。故因之而行追遠之禮。此言祭禮之大略 其詳具於家禮 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 時祭圖。亦見卷首○按冠昏喪祭。四者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故程子以爲禮之大。然下面獨言祭者。報本反始。乃有家尊親之要



尤不可忽。其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言祭須先立乎此。然後其禮可得而行也。故朱子嘗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上置位牌。外用簾子。蓋建廟設主之制。大略如此。其月朔時祭。則皆祭夫高祖以下。四世之主也。程子言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是高祖之祭。無貴賤一也。至始祖先祖二祭。朱子謂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遂已之。蓋爲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故也。然則時祭之外。所當行者。亦惟季秋祭禰而已。若夫忌日之祭。記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

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存謂行之久而不廢也

○司馬溫公曰。冠(去聲下同)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去聲)者之行(去聲下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所謂成人者。非謂形體異於童子也。將責以孝悌忠順之行也

四行立。而後可以爲人。故冠爲成人之道

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去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上聲）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上聲）。愚騃（五駭切）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

巾帽。士庶所著（酌）者。有官。如今之蔭（恩官曰蔭）襲（嗣爵曰襲）也。弄。戲。鮮。少。

騃。癡也

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倉沒切）變。若敦厚好（去聲）古之君子。俟（似）其子年十五以上（上聲）。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

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猝遽也。世俗因襲之弊。不能必皆二十而冠。然其間損益行之庶免乎猝遽更(平聲)變之難。若篤厚學古之君子。適待其子年過十五。能讀書。略識理。然後行冠禮。則可責成人之道矣　按曲禮人生二十曰弱。冠。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事。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旣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此只以經爲主。固當如是。而朱子乃於小學。述司馬公之言。家禮又云。云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酌古準今。尤爲得其宜云

○古者父母之喪。旣殯。食粥。齊(咨)衰。疏(疏下同)食(似下同)水飮。不食菜果(如字)

衰喪服也。緝其旁及下際曰齊衰。不緝曰斬衰。疏食麤飯也。言

父母之喪。既殯始食粥喪禮三日大斂。既斂而殯。蓋大斂出在東階。未忍即離主位也。主人奉尸納於棺。乃置棺於西階上坎中。而敷土塗之。謂之殯。殯者。賓之也。粥。謂糜粥。前此三日水漿不入口。此後方纔食粥若齊衰之喪。既殯得疏食水飲碁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後皆食粥既殯遂疏食水飲異於父母之喪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碁箕下同而小祥。食菜果。又碁而大祥。食醯希醬

虞。祭名。既葬而虞。虞之言安也。以魂氣無所不之。故三行虞祭以安之。喪禮三月而葬。葬之日。日中而虞。是爲初虞。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鄭氏曰。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之彷徨三祭以安之既虞而卒哭卒哭。亦祭名。三虞後剛日卒哭。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自是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也。碁。周年也。祥。吉也。祭

用吉禮也自初喪至朞。不計閏。凡十三月。至又朞。凡二十五月。古者卜日而祭。家禮止用忌日。以從簡易醯醋

也小祥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始食菜果。大祥後。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始食醯醬而復寢

中月而禫。徒感切禫而飲醴理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

食乾干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

中月。閒去聲下同一月也。禫祭名。大祥之後。閒一月而禫。禫者澹澹

然平安之意。喪至此凡二十七月也按家禮。二十四月再朞。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

又閒一月。出月而禫。禫爲二十七月。今律。三年之喪。雖亦二十七月而除。然曰以實數。却是二十八月矣酒一宿熟

者曰醴。醴酒味薄。乾肉味澀。先食之者。不忍遽御醇厚之味也

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上聲其罪而廢之

漢。劉氏王天下之號。昌邑王。名賀昌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內。賀。武帝之孫。哀王髆之子

也昭帝崩無子。賀嗣位。光字子孟平陽人。時爲大將軍。郎大司馬武帝崩。光以大將軍當國。典尚書事。位在丞相之上。廢賀爲海昏侯。按通鑑。昌邑王賀。淫戲無度。霍光憂其危社稷。天下不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召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孝昭皇帝棄天下。徵昌邑王典喪。居道上不素食。及受璽後。擊鼓歌吹。作俳倡。與帝宮人淫亂。當廢。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邸。尋詔賀歸昌邑。至元康中。方廢爲海昏侯。海昏在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界內

晉阮籍負才放誕。但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

晉司馬氏篡國之號。阮籍人姓名。自負其才。放蕩妄誕。曾字穎考。陽夏人。夏音賈。即今開封府太康縣。籍曾皆晉臣。質謂正言之。文帝司馬昭也

時爲晉公昭。司馬懿之子。師之弟。魏封晉國公至子炎簒魏。追謚曰文帝卿。指籍。公指昭。聽猶許也。重哀。謂親喪籍與人弈。會母死。對者令止。籍不爲意。居喪飲酒食肉。無異平日擯斥也。四裔。四夷。華夏。中國也

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上聲史劉湛入。因命臑暖酒炙車螯。翺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上聲下同又不能以禮處人

宋。南朝劉氏簒國之號。義眞。武帝裕之子。居憂。卽居喪。珍羞。美食。會。遇也。湛。字弘仁。涅陽人。在南陽府鄧州之東吳氏曰。臑。當作腝。古暖字。炙。燒也。車螯。海蛤音閤蚌屬也盧陵。卽今江西吉安府。○按自漢分天下爲十三州。州各統郡。郡有諸侯

王國者。置王相以代大守之任。亦稱曰長史。魏晉江左皆然

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一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隋煬氏據國之號。煬帝。名廣。溢。一手所握也。一云。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鮓。以鹽米釀魚爲菹也。衣襆。即今之袱也

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郝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

五代之時。馬殷據湖南在洞庭湖之南。即今衡州府一帶地方。唐曰湖南武穆王。即殷也。殷。名。武穆。謚。梁封爲楚王雞臛。雞肉羹也。蒸肫。蒸熟猪也。何代無賢。反辭以譏之

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他典切）然無愧人亦恬（甜）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扶）

承上文潘起之譏而言五代梁唐晉漢周也靦面見人之貌恬安也怪異也

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去聲）親賓則齎酒饌往勞（去聲）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昌悅切）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而）車而號（平聲）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

勞慰勞也輀車喪車也古者父母始死子三日不食鄰里爲糜

粥食似之。親賓往哭弔。以助其不及。今人親死。及殯葬之際。親賓乃攜酒饌往勞。主人亦復營備。相與酬勸醉飽。甚至作樂娛尸。乘喪嫁娶。而不以爲非。哀哉

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禮也 禮者萬世不易之經

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煙 久而羸雷憊敗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洛 是則雖被衰崔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上聲 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

權也。權者。一時變通之義。朱子曰。權。稱去聲錘也。稱平聲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輔氏曰。若是

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食飲。食肉飲
權以取中。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
酒也。羸瘦也。僬疲也。有病瘦僬。恐致傷生。故權食肉汁及乾 干
脯肉醬。以助滋補。若肆意饗食珍美殽饌。及預宴席。則與無喪
之人何殊哉 曲禮曰。居喪之禮。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又
曰。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
食肉。處於內。註曰。五十始衰。故不及毁。六十則又衰矣。故不可
毁。七十之年。去死不遠。略其居喪之禮者。所以全其易盡之期
也。方氏曰。七十則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
肉。則不必有疾。處於內。則不必居門外之倚廬也
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 扶又切 論
法謂律法 按律。父母喪制未終。忘哀作樂者。杖八十 ○居喪而
身自嫁娶者。杖一百。斷離異。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
八十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 朴 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崔 寢苫 失廉

切枕去聲塊不脫絰迭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直列切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

樸樸素陋陋監陋苫藳薦塊土墼麻在首曰絰在腰曰帶撤亦去也皆哀痛之至有所不安而然

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內外之辨當然

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坷可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陳壽人姓名貶議謂貶抑而議論之坐猶爲去聲也沈滯不振也

坎坷不遇也嫌疑事之可嫌可疑者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去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朴)馬布裹鞍轡

樸素也

○世俗信浮屠(徒)誑(古況)誘凡有喪事無不供(去聲)佛飯(上聲)僧云爲(去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洛)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書容切)磨(去聲)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伏)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浮屠佛氏也誑欺也誘引也云猶言也滅消也資助也諸衆也

不爲謂不供佛飯僧也。刀剉火燒碓舂磑磨甚言其苦楚也溫公
曰。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
小人也。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而舉世溷
溷信奉之。何其殊絶也。形形體。神神魂。佛法入中國始於漢明
易惑而難曉也

帝帝名莊。光武太子。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遣使之天竺
名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沙門。卽桑門。於今僧精
於其道者。號曰沙門。丘文莊公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明帝爲
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
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釁。以爲中國千萬
年無窮之禍害。豈非名敎中之罪人哉
言前此之時。人死而
復生者固有矣。未嘗聞有入地獄見十王者。以未有佛法惑人。
本無天堂地獄故也。後世有死而復生。云入地獄見十王者。乃
佛法所惑耳張美和曰。釋氏所謂十王者。一曰秦廣。二曰吔羅
三曰宋帝四曰五官五曰閻羅六曰變成七曰泰
山八曰平等九曰都市
十曰轉輪之類是已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刑狄切符章絶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

顏氏名之推北朝齊人家臨沂今省入沂州作家訓二十篇巫女巫覡男巫疏云男陽有兩稱曰巫曰覡女陰不變直名曰巫而已符章卽書符拜章之術皆妖怪妄誕之事也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洛若具慶者可矣

念父母鞠育之劬勞故倍增悲痛唐鑑太宗生日罷宴樂謂近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父母俱存曰具慶可者可置酒張樂也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上聲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呂氏名本中字居仁宋正獻公名公著之曾孫其先壽州人自曾祖正獻公徙河南世居洛陽作童蒙訓

盡吾之心致其誠而已致推而極之也眞實無妄之謂誠

○或問簿佐令去聲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按令字本去聲故經皆無音惟借用爲平聲乃有音發圈

簿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令即周時邑宰宋以後稱知縣者因乎唐也主簿是漢所增置者宋時皆用士人爲之

動感動也私意謂相形相忌之意

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至。極也。誠。惟積故至。輔氏曰有感必有應。動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周禮一命受職。如今之第九品也 古者命官。自一而上。今則定品自一而下。故一命如今九品。是職位之最卑者 苟。誠也。物。卽人也。一命猶然。況居大位者乎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安禮字立之。明道弟子 河間人。今直隸北京 輸猶盡也。平易去聲 近民使下

情各得上達。則所以處(上聲)之者。自無不當(去聲)矣。御。馭也。格。正也。

范氏曰。未有己不能正。而能正人者。己者。人之表也。己不正而欲正人。是猶表曲而求影之直。有此理乎。○按輸是傾寫之意。詩小雅云我心寫兮。謂輸寫也。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不非議其過惡。有忠敬意。大夫。邦之有爵者。既居是邦。固吾所敬。如或於其過惡而非議之。敬邪不忠矣。蓋不非大夫者。所以養其誠心也。此古語而程子稱之豈但畏罪慮患而已乎。故曰此理最好。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吾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淸。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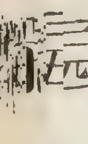
所以持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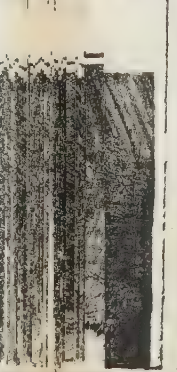
吳氏曰。淸謂廉潔不汚。愼謂謹守禮法。勤謂勤於職業。能是三者。則能持身而可以治人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襖)之類。尤宜疎絶。要以淸心省事爲本

異色人。謂不務常業之人。巫。祝。皆事鬼神者。尼。女僧。媼。牙婆也。此輩一接之。內則伺似意以納賄。外則誑人以行私。善敗事害政。故當一切禁絶。淸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無益之事

○後生少(去聲)年。乍到官守。多爲猾(滑)吏所餌(耳)。不自省(醒)察。所得





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扶又切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咨矣。以此被重譴。苦戰切牽去聲良可惜也

猾。狡猾。詐也。釣餌。餌。釣餌。啗魚者。故猾吏黠也餌釣餌以利啗官。亦謂之餌不敢舉動為吏所制也。不貲。不可量也。譴。罪責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上聲之。必無不中去聲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暴怒。怒之暴者。中。中理也。自害。謂損氣僨事。陳白沙忍字贊云。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當官處上聲事。但務著直略切實。如塗擦砌文字。追改日月。重平聲易

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著實。不作僞。塗捺文字。塗挑舊字也。追改日月。去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去舊署而改之也。非惟得罪實且欺心。豈事君之道也

○王吉上疏（所助切正韻所故）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敎化不明。而民多夭

吉字子陽。漢瑯琊人（瑯琊。郡名。自青州府日照縣。西至於沂州皆其地也。吉則在郡皋虞。今萊州府即墨縣是）疏。奏疏也。夭。壽命之短長也。萌。芽也。古者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後世反是。嫁娶太蚤。故民多夭。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敎化不明（按古者二十而嫁。三十而娶。男子三十。筋骨堅彊。任爲人父。女子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且成人

之禮。習於弱冠者既久。適人之道。聞諸笄年者已深。此所以教化明。而壽命長也。後世反是。故王吉深病而疏言之。然俗弊未易遽變。而古禮亦難盡行。今議昏者。只當依朱子家禮。男年十六至三十皆可娶。女年十四。至二十皆可嫁。參古今之道。酌情理之宜。斯云善矣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魯)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之大儒也。門人私謚曰文中子(龍門人。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東方曰夷。北方曰虜。不入其鄉。不與之共處(上聲)也

德謂男女之性行(去聲)財謂男之聘財。女之資裝

○早婚少(去聲)聘。教人以偸。妾媵(以正切)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偸薄也。媵從(去聲)嫁者。亂貞氏謂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僮僕
之變是也等謂妾媵之等數 按早婚。少聘。勿則鮮男女之別。経則昧父子之義。是敎之偸也。妾媵
無數。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是敎之亂也。其曰貴
賤有等者。蓋等而上之。一娶九女者。諸侯也。一后。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者。天子也。等而下之。卿大夫一妻二
妾。士一妻一妾。其妾媵莫不各有一定之數焉。至於庶人。則一
夫一婦。其職
分固如此也

〇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去聲)及家法何
如。勿苟慕其富貴
婦家曰婚。壻家曰姻。苟。但也 〇按苟。且也。
不詳審也。
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
知異時。不貧賤乎

此言壻之性行當察也苟誠也不肖卽不賢也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上聲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

此言婦之性行當察也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家道衰故曰所由盛衰　程子曰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富貴有命不可必得假使因依而得之是亦妾婦之妾婦耳　言可愧之甚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

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安定地名一云書院名在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其府曰泰州如皋縣揚州今

直隸南京欽欽敬戒戒謹吳氏曰女婦之性大率畏慕富盛而厭薄

貧賤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適作娶下同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

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

此言孀婦不可取無夫曰孀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

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此言孀婦不可再嫁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楊氏曰觀先生論孀婦不再適人以爲寧

樣話○眞氏曰程子之論可爲後世深戒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似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古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毗忍切雞晨鳴以致禍也

進食曰饋居中饋食婦人主之易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饋預干也幹猶主也蠱事也易蠱本義云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也君子夫也牝雞雌雞也牝雞晨鳴婦人預政幹蠱之喻也婦人預政幹蠱則有敗亡亡國敗家之禍矣書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音色傳云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

信命贈遺。位 致慇懃焉

江東。大江之東 即今應天府等處 略無交遊絕不與外人往還也以用也信命以言。贈遺以物。皆所以通慇懃之意

鄴 業 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 七到切 請逢迎。代子求官。爲 去聲 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

鄴下。古之相 去聲 州 即今河南彰德府 造請謂謁人於外。逢迎謂延客於家。恒代。皆燕趙 二國名 之閒地名 恒。即今眞定府曲陽縣。代。即今太原府代州 燕太子丹。不愛後宮美女以結士 通鑑。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秦政善。及政即位。丹爲質於秦。秦政不禮焉。丹怒亡歸。欲報之。乃不愛後宮美女以結士。得衞人荊軻。使入秦劫政。不克死 故其遺風如此

〇夫 扶 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

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也。不可不篤

三親。夫婦父子兄弟也。九族。高曾。重也祖。父。己身。子。孫。曾玄。九者及旁親也（九族。依林氏說。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是。詳見內篇立敎第七章）篤厚也。三親於人倫爲重。不厚則無所不薄矣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吳氏曰。兄弟同出於父母。故形分而氣連。左提右挈。謂父母左手引兄以行。右手攜弟以走也。前襟後裾。謂兄前挽父母之襟

弟後牽父母之裾也。服，著（直略切）也

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

各妻其妻。則各有室家矣。各子其子。則各有嗣息矣。物我相形。偏私漸起。而親愛日衰替矣。衰者。親愛之情衰也

娣（弟）姒（似）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如字）傍人之所移者。免夫（扶）

長（上聲）婦爲姒。少（去聲）婦爲娣。疎薄。謂娣姒。親厚。謂兄弟。節量。猶言裁處（上聲）。傍人。亦謂娣姒。免者。免於衰也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上聲）

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尖)漬(恣)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佩)戾(利)。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去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開。字仲塗。宋大名人(大名郡今北京直隸大名)　皇考(皇考宋以前通稱今制惟天子之父得稱皇考公卿以下皆曰顯考)旦。謂朔旦。上手。舉手也。漸漬。謂譖言如水之浸潤不驟也。偏愛。各有所厚也。私藏。各有所蓄也。若。汝也。惴惴。恐懼之貌。抵此。猶言至今。全。謂不分異。云。語辭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盬)小人。得一食

必先以食似父母夫同扶下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去聲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閭閻里巷之門也仇敵仇讎相敵也惑謂蔽惑而不知輕重也

夫愛父母之口體犬馬重於己之口體犬馬者天理之明也愛父母之子輕於己之子者人欲之蔽也推其所明而達之於其所蔽則弟去聲矣弟與友並言則友屬兄弟屬弟如單言則通○句讀推其所明而達於所蔽是開示人最切要處可謂深得程子之旨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去聲下同矣無相猶矣言

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上已字音紀開口下已字音以閉口

斯干小雅篇名斯干九章此首章下三句也式語辭好和好輟止也朱子曰不要相學是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友但當盡其友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却不友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按詩猶字作相圖謀說張子說詩之言雖與本義不合然朱子既錄附詩傳而於小學又述之者蓋以其辭意之善可爲萬世兄弟取法也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歡狎謂歡好而褻狎也。無圭角謂去上聲其方而爲圓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善柔謂善爲柔媚。氣合謂意氣相合。相下謂彼此相讓。敎卽忠告善道之益也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問正韻扶去聲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擧將去聲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契合也交承新舊官交代也分際也舉將舉主也按察官是當時提刑觀察等使如今所謂察院刑廳也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去聲下同吾親汝母躬執爨取亂切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平聲若曹享富貴之樂洛也

公名仲淹字希文謚文正宋吳縣人吳縣今南直隸蘇州府附郭公二歲而孤親謂母也爨炊爨也甘旨美味也早世早沒也若曹汝輩也

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

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恩例異數也俸賜常典也范氏義莊人日食米一升歲衣去聲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給（錢公輔義田記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予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喪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上聲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去聲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

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盈)餘。以備不虞

禮。先王所制者。法。國家所立者。御。統也。家衆。婢僕輩也。職。如主庖廩。掌田園之類。事。如治產業給征役之類。量入以出。入多則出多。入少則出少也。稱家以給。有則豐。無則儉也。吉凶。謂冠(貫)婚喪祭之事。品節。言其當(去聲)。無過不及也。均一。言其平無偏輕重也。冗。雜。贏。剩。備。防也。不虞。謂不可虞度(鐸)之事。如水火盜賊之類。此皆制財用之節也

右廣明倫

李氏曰。首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八十章。廣君臣之義。次八章。廣夫婦之別。次四章。廣長幼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交

末二章通論五倫之義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義同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學者稱曰董子漢廣川人廣川縣名今省入景州屬河間府仁者心之德仁人者無私欲而有其德者也仁謂心之德乃此心所得乎天之理也但人多汨於私欲而失之惟仁人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爲能有其德也程子曰仁人者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朱子曰道義別而言之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功功效也朱子曰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朱子曰道是舉統體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此廣心術之要第一章言純乎道義而不雜功利仁人之心如是學者之心亦須如是也敬齋胡先生曰學者能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

推而行之。卽純王之政。蓋天德王道。其要只在乎此也。○本傳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嘗問曰。粤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粤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粤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去聲)欲方

思邈唐京兆人 唐所謂京兆。卽今陝西西安府。孫氏家於京兆之華原。今省入西安耀州 膽大。謂敢爲。心小。謂畏敬。智圓。謂通變。行方。謂有守 欲。猶要也。○唐書孫氏與盧照鄰論陰陽之失。謂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天有可振之災。照鄰問人事奈何。孫氏曰。心爲之君。君居高而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決爲務。故欲大。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行者地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天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

〇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古語國語春秋時列國記事之語。此二句。乃周語下。衛大夫彪傒。所引詩辭也升高曰登。墜下曰崩。朱子曰。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人性皆善發而中節。亦無往不善。這是天命之所賦者。原來如此。只緣氣稟之偏。物欲得以蔽之。便生出許多邪穢來。則謂之惡也貞氏曰。從善如登善難進也故爲善必力從惡如崩惡易陷也故去惡必勇

〇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去聲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先生字德容。孝友。私謚也。唐亳州人。亳在今南直隸鳳陽府。一云。河南歸德府永城人。永城在唐時屬亳畔。田界也。終身讓路。無枉百步之時。終身讓畔。無失一段之時。何憚而不爲乎此是教子弟以讓存心。蓋讓者。禮之實也。不止於路畔宜然。凡事都要遜讓。如

讓席讓食。讓財讓善。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之類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濂溪地名在道州先生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其府曰永州。今隸湖廣道朱子曰。希望也此通書志學章第十。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爲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愼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人終是人。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姓。尹。字。名摯莘國人。在今開封府陳留縣地方相去聲湯伐桀湯商王諡。名履桀姓子氏。時爲諸侯。都亳。夏桀暴虐。故伊尹相湯伐之若撻于市。言恥之甚也此三句。本商書說命下篇朱子曰。

遷。移也。貳。復也。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或問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爲克己工夫也。朱子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

三月言其久。朱子曰。三月只是言甚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

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黃氏曰。心不違仁。專以知覺言。朱子曰。心與仁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既去。則鏡明矣。陳新安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顏子克去己私。爲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朱子曰。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

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此三句。本論語第六篇　此皆

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

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所志。指君堯舜。民得所說。所學。指不遷不貳。不違說。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見聞。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淵之所學○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是不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又曰。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先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黃氏曰。纔說爲學。

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言名者。實之賓也○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去聲行如字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朱子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處。是居之。裁。是

就事上裁度○中正。即禮智也。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智與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眞見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喚做正了。又問只是眞見得是。眞見得非。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便不是正否。曰是

積於中爲德行。道之體也。發於外爲事業。道之用也

此通書陋第三十四。朱子曰。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孟子集註作諱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

○規。規諫。悟。悔悟。噫。傷痛聲。過不改。則爲惡而速禍矣 眞氏曰。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此亦通書之文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約。猶收也。下學而上達。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也 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又曰。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廝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 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收拾轉來。只是知求。則

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 朱子曰。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又曰。能求放心。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 朱子曰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心便了。○程氏曰。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尋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處者。上達也。下學而上達。以求放心爲本。○胡氏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可爲流蕩忘返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爲空虛無用之心也

○心要在腔羌子裏

腔子。猶言身子耳。朱子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

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朱子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合管著。曰。固是要如此 又曰敬。便在腔子裏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朱子曰敬。曰。只管恁地衰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 僻 之干

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 九容之類皆是 一。專一也 謂此心專一。不二不三也。盧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 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 心既專一。那一切非違邪僻。自是不得而干也 ○程子以整齊嚴肅言敬。謝氏謂敬

是常惺惺法或以謝說為切當朱子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新安陳氏云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郎盧王溪所謂就事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是也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表記禮記篇名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彊彊立也偷偷惰也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厲而有進德之漸故曰彊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曰偷常人以下程子釋記之言規所以為圓之器矩所以為方之器喻禮度也周氏曰安肆曰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為君子或安肆則日入於偷也愚謂這箇君子只是學者之通稱故程子以常人釋之

〇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外物之奉身者如飲食衣服宮室之類身不好謂身不檢心不好謂心不收 凡人心徇於奉身之物只一向去外面打點便不復收心既不收則亦無以檢其身所謂身心先自不好了者如此此言說得最痛切讀者當深自警省

〇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朱子曰克勝也 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 己謂身之私欲也 己問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體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體之欲較多〇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而有故謂之私又曰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氣質之偏是

德勝氣。**復反也**輔氏曰。反。猶歸也。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天理節文。說見前篇。輔氏曰。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朱子曰。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克得那一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一分禮來○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即是人欲。必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繫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勿齋程氏曰。獲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目條件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爲一身之主。即將爲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有些子非禮處。也須要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饒

氏曰。顏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

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聽言動。皆身之用。由心而出者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制外而養心也。事。從事也。朱子曰。事如事事之事。陳新安曰。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進者進步幾平聲及之意。服著酌也。膺胷也。奉捧持而著之心胷之間也。朱子曰。由中應外。泛言其理如此耳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去。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反說制於外如何。朱

子曰制却在內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平聲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卽動而應。無蹤跡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操而存之之要。以視爲則而已葉氏曰。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爲準則蓋物欲之蔽。交接於前。則心隨之以遷心指知覺而言此非禮之視。所以當制也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隔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制之於外。克己也。以安其內。復禮也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至於眞積力久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謂眞誠之積。用力之久則誠矣。誠者。從七容

切答不勉者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用其力矣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下云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性卽理也人之秉彝乃得於天之正理也輔氏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卽秉彝之性也依此說爲是聽非禮則心之知爲物所引誘與之俱化而正理遂亡矣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體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惟彼先覺之人卓然自立知其所當止而志有定向故能防閑

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實理。卽正理也。自然非禮勿聽也。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問視箴何以說心。聽箴何以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胡雲峯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忘其正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音)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去聲)(如字。叶)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異)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宣布也。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宣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發發言也。言不煩躁。則心安靜。言不妄誕。則心專一。輔氏曰。躁屬氣。妄屬[illegible]

爲氣所動故靜。不矧。況也。樞機。喻言。說見范魯公詩。戎。兵也。好。
爲欲所分。故專

善也。謂言能興戎出好。自召吉凶榮辱也。書。禹謨曰。惟口出好
興戎。傳謂言發於口
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
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

傷於輕易則妄誕誕者。欺誕之謂。此易中之病也。傷於煩多則支蔓支。猶木之枝。從身之
旁而迸出者。乃
煩中之失也
已放肆則悖於人。出者逆則來者違。四者言之

病也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
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中間四句。是說謹
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又曰。言箴說許多病痛。從頭
起。至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至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却
說得周備。○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道
乎不善矣。朱子以爲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字。非矣

言也。欽。敬也。訓辭。訓戒之辭。即非法不道也孔子曰。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道。見內
篇明父
子之親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聲）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操）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思者動於心也（是動之微不可不誠）惟知幾（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之幾）之哲人能誠之爲者動於身也（是動之著不可不守）惟勵行之志士能守之二者雖不同然皆順理則安裕從欲則危險也（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皆易陷於下故危○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則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箇生死路頭）動於心造次而能念動於身戰兢而自持內外交致其力也（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爲則其操存之力篤矣）習之久而與氣質之性俱成則賢亦聖矣故曰同

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一說。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則一也。故曰同歸此蔡覺軒之說。以與程子本意不合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横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顔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〇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去聲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幸。猶慶也。席。猶藉也。少年登高科者。學未優。藉勢爲美官者。人不稱。去聲有高才能文章者。恒無德以將之。此三者皆不足以致遠。故謂之不幸按三者皆世俗所深幸。而程子乃言不幸以警之。或謂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者。此類是也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遊之樂洛耳

捨。棄也。猷。爲。謀猷作爲也。猷以心之謀慮言。爲以身之作用言下民。下等之人也。一致。猶言同歸易繫辭下傳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踰。過也此欲學者專以禮義爲事。終日孳孳。而不徒事乎衣食燕遊也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

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公名純仁。字堯夫。忠宣諡也。文正公之子。朱子曰。恕是推去底。於己不當下恕字北溪陳氏曰。范忠宣公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眞氏曰。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能無惡。亦欲他人如我之無惡。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若欲脩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吳氏曰。恕字之義。范公蓋以寬恕為言以責人之心責己。謂嚴以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謂寬以待人。責己嚴。則己日脩。待人寬。則人易從。故曰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呂滎〔滎〕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去聲〕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公名希哲字原明。宋東萊人〔按志。其先壽州人在今鳳陽府。自父正獻公徙居洛陽屬河南府〕封滎陽郡公〔滎陽今爲縣。屬開封府鄭州〕理會謂省〔醒〕察矯揉〔忍九切〕之〔省是自內警省。察是密察精詳。矯揉屈伸木也。借用爲矯揉氣象〕辭令出諸口。容止見〔現〕諸身。乃德之符也〔德。謂行道而有得於心。是存諸中底。辭令容止。是德之符驗。可見於外底〕故端重安徐者爲君子。爲貴。爲壽。輕浮躁疾者。爲小人。爲賤。爲夭〔言辭令容止所繫其重如此。可不先理會哉〕熊氏曰。氣象。不過言貌二者而已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

慊苦簟切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攻專治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之言也此孔子答樊遲問脩慝之言朱子曰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慝矣蓋發語辭士之檢身一念之惡未盡去卽有愧於心矣何暇責人哉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麄了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

大要猶言大抵周則無闕詳則不略用心勤密則作事多周詳用心疎怠則作事多闕略心者萬事之本故作事分周詳闕略只在乎用心之勤密與疎怠而已這是推本之論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

言也後生戒之

孔子曰以德報德德謂恩惠以直報怨朱子曰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是恩讎不當分明也恩讎不當分明只是教人存厚道其實與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不同蓋德不可忘大小必報怨則當報便報不當報便止即所謂直也朱子曰是則雖云報怨而亦豈害其爲忠厚哉○只據本文看來恩讎分明謂尋常德怨之小者必一一較論某人於我有恩某人於我有讎忘地分明也故曰非有道者之言若君父之讎不可不報者亦以是爲戒則謬矣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世未嘗無好人也人性本善與堯舜初無少異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但堯舜能盡其性而爲大聖人人却往往卒失其性者汨於物欲之私耳以此遂謂世上無好人豈有德者之言乎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去聲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書必楷正

思叔。名繹伊川弟子宋河南人縣即今宜陽曰壽安。銘者自警之辭。愼。謂不苟食。節。謂不恣食。惜。謂不草率。正。謂不偏邪

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上聲必正靜

容貌舉一身而言。端莊。端正莊嚴也。衣冠所以正容儀。肅整者嚴肅齊整也。足容重。故當貴乎安詳。居處恭。故必在乎正靜也

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去聲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

事謀於始。則無後悔。言顧其行。則非虛言。常德。平常之德。持之固則不失。然諾。皆應辭。應之重則思踐。如己出。冀己亦有是善也。如己病。恐己亦有是惡也。天命之性。人所同得。故冀己亦有是善。物欲之蔽。人所易昏。故恐己

亦有是惡

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熊氏曰座右銘凡十四言不過卽其日用言動之閒出入起居之際大要以誠敬爲主曰愼節曰楷正曰端莊曰肅整曰安詳曰正靜曰固持曰重應非誠敬其能然乎作事謀始一動不忘敬也出言顧行一語不忘敬也程門教人以敬爲先思叔此銘學者所當佩服而深省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去聲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一切世味。如飲食衣服居室之類。淡薄。謂食取充腹。衣取蔽形。居室取蔽風雨也。取者。僅足之意富貴相。驕奢之態也。八尺曰仞。方丈。食饌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所謂富貴相也。激昂。猶奮發也。墜墮。皆落也。不以富貴爲事。常自激昂而爲善。則不淪於汙下矣

當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並去聲手握一角切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去聲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

南陽地名地當作郡按志漢興因秦自漢以南爲南郡即今荆州自漢以北爲南陽即今鄧州本傳注云家于南陽鄧縣號曰隆中者是也其地在今襄陽城西北二十五里先主漢昭烈也嘗三顧武侯於草廬之中宰宰制割割分三分天下謂昭烈居蜀即今四川成都府地方曹操居中原即今開封府許州地方孫權居江南即今南京應天府地方分天下爲三國也都猶居也握猶掌也成都郡名今改郡曰府百畝爲頃饒亦餘也調度猶言區畫長增益也尺寸猶言毫末背恩忘德曰負躬耕南陽者將終身及爲將相志惟興漢孟子稱大丈夫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武侯有之矣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富貴則求得欲遂故易至蕩其心不能移不能淫這是他澹泊寧靜實有得於己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謂之大丈夫信不誣矣○尹氏曰漢末羣雄雲擾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哉向使昭烈不勤三顧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

則功名顯著。不可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己甚明。謂枉己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肯苟合以求售。謂託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未遇。則高蹈丘園。君臣既合。則聲大義於天下。使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豈區區一智一能。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潮)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屑)戲慢評(平)論女色。七不言求覓(密)人物干索(色)酒食

益謙。名沖。宋人。(縣曰華陽成都府附郭) 利害。謂事有利有害也。邊報。邊境之報也。遣使(去聲)曰差。授官曰除。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媟狎也。淫媟戲慢。皆邪僻之事。覓干索。皆求也

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

開拆則干人之私。沉滯則誤人之託。發人私書。拆人信物。甚者遂至結爲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爲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己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辭却之。若已諾之。則必須達所欲言。至於聽與不聽。則在其人。以下數條。多是句讀推類而言之。示學者知所警省。不主於釋本文也

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

窺竊視也。私書。親故之書也。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並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

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書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

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

文字如書簡簿籍之類凡入人家切不可於几案上及書篋等內翻看書簡及記字冊子錢穀文曆若人將文字令己看切不可於背後覷皆無德之一端也

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

物如書籍器服之類凡借人物上至書籍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己物看用纔畢即時歸還切不可以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

者於己之物多不自愛若借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

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謂揀擇以去其不可意者而取其可意者凡飲食蒸餅去皮饅頭去帶肉去脂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爲乃癡騃無知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己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

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凡與人同坐夏則己擇涼處冬則己擇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

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底毀

慕之則歎羨。妬之則詆毀。［妬之。是嫉人之有。朱子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是心裏羨慕他。］富貴高下。人所共知。見親戚相識。輒稱其富貴。若得其實。郎是歆羨可見不知義命。若不得實。郎是妬嫉。用心不佳。莫此爲甚

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脩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以上數件之事。一有所犯者。乃不肖之人也［肖。似也。不肖。謂庸妄無似。］然數者雖若細事。苟生於其心。而害於脩己者大矣。故書之座隅。以爲戒也。［或曰。凡此數事。學者所當察之於念慮之萌。謹之於事爲之著者也。得其要矣○以上是廣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與飲食之節］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子文定季子學者稱爲五峯先生言今之儒者學文藝而干仕進其用心最勤能移此心以存心脩身雖古人亦可及也往而不返謂心馳逐於文藝仕進而不知返也心者萬事之本心既荒故萬事之成皆不及古之人矣朱子曰自聖學不傳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是以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辭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

○以下通論爲學之道

○顏氏家訓曰夫扶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

開心明目。猶言推極知識也。朱子曰。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利者。行無不得之謂也。陳氏曰。聖賢書中乃見成理義所萃。而事物之準則。在初學者。須先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果實有得。然後應接事物。方中節。而不至於差謬。是則所謂開心明目。利於行也。

未知養去聲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去聲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軟惕他歷切然慙懼。起而行之也。先意。迎父母之善意也。惕然。慙懼意。吳氏曰。先意而承順顏色。怡聲而低下其氣。所謂養志也。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先。父母之顏旣見。而能承之於後。其出語又皆怡聲下氣。而無一毫乖戾。非深於愛敬。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如此。故曰養志。不憚己之疲勞。以營奉甘腝之飲食。所謂養口體也。此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惕然慙懼。與起而必欲行之也。後五

者皆放上聲此

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

守職無侵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彼此不相侵奪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也見危授命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不忘誠諫以利社稷知有國而不知有家也惻然感念意

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句然自失斂容抑志也

素平日也驕矜奢縱役於氣者也自牧自處上聲也易謙初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禮以律人記云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是禮乃人之律令也故曰教本敬以立己又云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是瞿然自失貌。收斂其容。抑下其志。敬乃己之由立也。故曰身基

則不驕奢矣。○按牧養也。以卑弭之德自養其心也。

素鄙恪（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去聲）滿。賙窮卹（周）（同恤）匱。赧（乃板切）然悔恥。積而能散也。

鄙陋恪嗇（所力切）。役於利者也。慾。貪欲也。盈則溢（逸）。故可忌。滿則覆。故可惡。覆。翻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曰。吾聞宥有同宥座之器。虛則欹。宋注水則側。中則正。水至中則正。滿則覆。水滿則翻。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座側。試注之之水。果然。乃喟然歎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匱之也。赧然。慙而面赤之貌。積財而能散施。則不鄙恪矣。

素暴悍（旱）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出）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涅）然沮（再呂切）喪（去聲）。若不勝（升）衣也。

猛暴強悍剛惡也是箇氣稟過剛底黜己。自退抑也。齒弊舌存。喻強死
而弱生也說苑敬慎篇。常樅有疾。老子曰。先生有疾。無遺教弟子乎。樅乃張口示之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柔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樅曰。天下事盡矣○老子戒強篇。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
含垢。猶言忍恥。藏疾。猶言隱惡左傳宣十五年。晉大夫伯宗曰。諺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言為國君者能達此理。則亦有含忍垢恥之時也衆。謂衆人。苶然。沮喪貌。謂自
沮喪其暴悍之氣也
素怯乞葉切懦糯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
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
怯耎懦弱柔惡也是箇氣稟過柔底○陰陽之氣。陽剛陰柔。凡人之剛者。是得那陽氣多。至如暴悍。則又得陽氣之惡者。蓋陽之陽也。凡人之柔者。是得那陰氣多。至如怯懦。則又得陰氣之惡者。蓋陰之陰也達生委命

生死之常理而委之於命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自古皆有死。蓋生死人之常理。而稟於有生之初。所謂命也。達而委之。只是箇不怕死偷生。如孟子所謂凡可以得生而有不用。凡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求福不回。不爲回邪之行（去聲）以求福也（大雅旱麓末章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豈弟。樂易也。回。邪也。嚴氏謂此言求福之心。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勃然奮厲貌。謂奮發振厲。以去（上聲）其怯懦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中也者。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朱子曰。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蓋顏氏暴悍怯懦之訓。其意亦猶是也）歷茲以往。百行（去聲）皆然。縱不能淳。去（上聲下同）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如字）之。武人俗吏所共嗤（答）詆。（鄭

良由是耳

玆指上文六者而言。皆然。謂皆如此取法古人也。人能勇於力行。雖或未至盡善。而氣習之偏駁泰甚者。亦必克而去之矣。蓋學之所知者。能力行之。自無不達也。達。卽周子所謂行之利也

見通書第六章。朱子曰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哂。笑也。詆。毁也

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上聲)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去聲)之如鴟(笞)梟(鴞)。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此言借讀書爲名。而矜己傲人者。夫不能使人親愛。而使人疾惡。是學本求進益。今反自損害也。則不如不學矣。鴟梟。惡鳥也

惡聲之鳥。其鳴有禍。故俗云禍鳥。人皆惡之。○

程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許氏曰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德字訓詁發論於上論集註胡氏辨證曰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爲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矣○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於心如爲孝是心中得此孝爲仁是心中得此仁若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不得凡六經中德字皆如此門以此大學之書蓋入德必由乎大學譬之入室必由乎門也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爲學次第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有先後之序也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陳氏曰。爲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大學以爲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其條理。實羣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爲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爲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是指大學而言程氏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或問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朱子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

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盡性經綸大經立教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孔孟之言。皆實理也 天理本眞實無妄。聖人之言。都是發明此理以曉人。所謂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妄是也 熟讀其辭。玩味其理。而著入聲之於己。則終身用之。不能盡矣 朱子曰。論孟不可只道理會得文義便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 ○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只看得數段。或一兩段爾 ○讀論孟須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

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又曰。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看。我實能克己。與持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讀書當體認歸己。不徒誦說而已孔門問答。合在論語一書。讀者須是視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方能有得。這是程子最善教人處。尹氏曰。論語之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己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

輔氏曰。將來涵養成。謂後來涵養成就也

新安陳氏曰。甚生氣質。謂愚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生出好氣質也雲峯胡氏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蓋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兼自稟性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朱子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初不以為然。看來亦是

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眞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眞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 ○按甚生氣質甚生卽怎生。方語猶言何等樣嘆美不盡之詞。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理會。謂深求玩味之。互。交互也 句句理會過。只是逐句深求玩味。無一不透徹。其言互相發明卽朱子所謂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是也。○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苟能如此句句理會過。便是得於辭。如此其言互相發明。便是通其意矣

朱子曰。張子之言。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 謂大學論孟六經諸書。皆以此法讀之始得。○饒氏曰。大學是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上聲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

爲六經。循環謂周而復始。此理會亦謂深求玩味也。儘無窮。謂義理無窮盡也六經。是三代以上文字。曾經聖人手。純是義理。所以只管反覆玩味。越見得義理無窮。然亦須尋到那盡頭處方可長一格謂學有進也。學進則所見益高矣所見益高想亦只是見得愈親切耳。朱子曰。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正經有幾箇字在方好。○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論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例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胷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舍人。呂本中也。嘗爲中書舍人宋初因唐有舍人院屬中書學士掌內制舍人掌外制神宗後謂之中書後省。分判五案文書。始名直院此理會猶言識得也這箇理會字淺。與前兩章不同盡學

所以爲(去聲)道。如下文行止語默。須要盡合道理。及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是已。非爲(去聲)作文章。取官祿計也。後生爲學。先須識得此意。然後志定而德業可成 ○按宋儒多言理會。謂尋其脈理而領會之也。

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

默。不言也

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平聲下同)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上聲)。始見功

須是從人授讀。疑難(去聲)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

經書聖人之書子書賢人之書史書紀事之書危坐猶言正坐
也說凡內篇
立教首章質正也經書子書必讀之精熟反覆玩味然後文
義可通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後學亦
不可無誦數○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一一記放
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程子曰凡看文字須
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史
書必讀一卷半卷以上然後事之本末可見問讀史之法南軒
張氏曰治亂得失
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
之○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性情如何
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
爲當孰爲否皆令胷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
日臨事必過人矣○朱子曰凡觀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
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
讀去待知首尾稍
熟後卻下手理會皆必從師友授而讀之有疑難則取正審問
乃不差也如是以求古聖賢所以用心而盡力從之道將爲我

有矣聖賢所以用心者。不過是發明此道以教人。今讀其書。求其用心。而眞知實踐。便是盡力從之也。道不爲我有乎。朱子曰。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折衷也

夫扶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聰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去聲他人矣

仰。資也。指導汲引。則在於師。切磋勸勉。則在於友。若夫勇往精進。自強不息。易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在於自己。而難倚恃師友矣。高彥先名登。字彥先。宋漳浦人云。倚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可成功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去聲今日辯一理。明日辯一理。久則自然浹接洽匣

此致知之事。久謂日日如此。無間去聲斷也。貫穿。通透也。記事既多。因此驗彼。其倫類便自貫穿　理。卽事中之理。辯。謂辯其是非。理有是有非。固要辯得分明。又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尤須反覆推詳。辯於毫釐之間也。朱子曰。謝氏云。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此說甚好。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　浹洽。則心與理相涵矣　朱子解浹洽二字。謂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蓋今日辯得一理。明日又辯得一理。工夫接續不已。至於既久。自然內外精粗。昭融無間。是則所謂浹洽也

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

此力行之事。堅固。則身與事相安矣　朱子曰。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

所能者益固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釋消也。林氏曰。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結致知一段怡然喜悅而衆理皆順結力行一段○此章要看四箇久字。致知力行。須是積習久時。方能自然有得如此。朱子曰。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魯莽母黨切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鹵莽不用心也只是箇粗疏底意思熊氏曰。人有才貴乎有學。非學無以充其才。有學貴乎有思。非思無以究其學。故後生可畏者。非以

其才之難。既能學。而又能思。者爲難也學指讀書而言。思卽推究其中精深之義理也。有才而能學。則其才益廣。而不局於小成。有學而能思。則其理益明。而不滯於粗迹。朱子所謂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者。蓋謂此也

夫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以粗看。不可以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由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簡冊所載聖賢之言。皆極義理之精深。須是著意尋思。工夫亦極其精深。方纔可得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去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去聲之一也百行大而忠君孝親。小而手容恭。足容重。皆是借人器物。皆須保護。況書籍乎。或先損壞。卽爲脩補完好。實士君子之一行也

濟擠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捲束整齊。然後得起。故

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

濟陽縣名今屬山東濟南府祿字彥遐竟終也假借也讀書雖遇急事必整束而起此亦可見其處上聲事敬謹宜乎人不厭其求借也

或有狼籍席几案分散部秩多爲童幼婢妾所點汚去聲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爲累去聲德吾毎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

狼籍草而臥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曰狼籍部秩書冊卷帙也部總也秩則其卷編次也散汚經書實累大德故顏氏書以爲世戒且云舊紙有經書之文聖賢之姓名皆不當別用所以廣敬也按宋張氏九成字子韶范陽人年十三四時終日危坐一室對大編如與神明伍嘗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尚友古人可也故

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上人矣。大抵先儒讀聖賢書。莫不肅然起敬。不獨顏氏然也。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小者近者。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此小學之教。程子曰。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此者。灑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又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也 大者遠者。謂明德新民之事此大學之教。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又曰。小處大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又曰。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愚按大謂大事。小謂小事。皆是形而下者。理則其形而上者也。事雖有大有小。而其中莫不有形而上之理。所以說理無大小。惟理無大小。故於小子。且教以

灑掃應對進退。及入大學。却敎以明德新民止至善。是則所謂有序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異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道者。聖人之道也 朱子謂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惟聖人爲能知之至。行之盡。故曰聖人之道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輔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爲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爲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爲我爲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爲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爲異端○程氏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按異端甚多。凡各立門戶。言爲不合聖人之道者。皆是。而楊墨老佛。其尤焉者也。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佛氏生於西域。東漢明帝時。其敎始流入中國

昔之害。謂楊墨 昔。指孟子時言。眞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人不愛。故其迹似乎仁。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

今之害。謂佛氏 今。程子自謂當時也。當時儒學多溺

於禪者。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輩。往往皆然。伊川程子曰。今異敎之害。道家之說。則沒可闢。惟釋氏之說。蔓衍迷溺至深。葉氏曰。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微。故高明者反陷其中。朱子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爲去聲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朱子曰。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氏兼愛。至於不知有父。如此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熊氏曰。韓氏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上。亦爲之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辯也又曰。他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吾儒說性。必曰仁義禮智。一一都是實理。佛氏却以空寂爲性。這是他劈初頭便錯了。所以直錯到底。朱子曰。釋氏與吾儒。只源頭處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陳氏曰。釋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眞體。以天地萬物皆爲

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屛除了。一歸於眞空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窮神極徵。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按言爲無不周偏。言字一讀。爲字虛詞。謂據其說。便像都包括了。其實則倫常事物。亦見不到。言爲。夏氏曰。所言所爲也。佛氏空寂之教。朱子曰。吾儒便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些子事付之。便沒柰何自謂通神明之德。知變化之道神明之德。謂一理默存之體。變化之道。謂二氣流行之用。易繫辭下傳。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朱子曰。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則。故謂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註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蒙引曰。推行有漸爲化。由陽變而爲陰。由陰變而爲陽。漸漸推將去。所謂化也。主二

氣之迭運者言。合一不測爲神。此與兩在故不測同。惟其兩在。所以合一。是合陰陽而爲一。所以爲神。主一理之妙於二氣者言。卽太極也○張子又言。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然程子但曰佛氏自謂如此。必非眞能如此可知也

語大。包法界。語小。入微塵 法界。猶俗言世界。微塵。謂一塵之微

或陳說道德。指明心性。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也 許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眞。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而易見○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眞。甚相似而絕不同也 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

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所欲爲者成全之 開物成務。出繫辭上傳。本主卜筮說。此引。乃斷章。姑借其辭而已

如三皇 天皇。地皇。人皇。一云。伏羲。神農。黃帝

五帝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一云。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五峯胡氏曰。皇者。初冒天下者。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氏而上。卽三皇之世也。自庖羲神農黃帝堯舜而言。卽五帝之世也。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

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造書契。教稼穡。制衣裳宮室之類是也易傳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孟子云。后稷教民稼穡。后稷。堯田正官。名棄。姓姬氏。種曰稼。斂曰穡。教。謂授之以其方也。家語云。黃帝始垂衣裳。上衣法天。下裳法地。以革向日皮毛之服也。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冬穴居。無以待風。夏野處。無以待雨。故宮室不得不興。凡此。皆所謂開物成務也。却非佛氏所能與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親義別序信之理也說見內篇立教。敬軒先生曰。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果能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舉人倫而外之。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眞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堯舜之道。卽倫理也愚按堯舜之道。大中至正。乃天理當然之實。存乎人倫庶物者也。佛氏一向窮深極微。過高而無實。故曰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淺陋固滯。如刑名術數之說。記誦詞章之習皆是黃氏洵饒曰。刑名術數。所謂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商鞅。

韓非申不害之徒。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是皆不能致遠者。所以謂之淺陋固滯　道不明。故天下之學。不入於淺陋固滯。必入於佛氏之空寂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楊墨老佛。皆邪誕妖妄之說也。塗。猶塞也。溺。猶陷也。膠。猶泥去聲也。覺。悟也。言其迷溺之深。如醉如夢。自生至死而不悟也

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僧入聲　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正路。喻聖道。蓁。草盛貌。蕪。荒也。闢。開也。言學者欲由聖道。入聖門。必先除其蓁蕪。開其蔽塞。則大道廓如。而人可得而行也

伊川程子。序兄墓。題明道先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

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情實也。名稱其實也。雲峯胡氏曰。所向者。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未能眞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爲明道矣。眞知明道。則眞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愚按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其後佛氏又蕪路塞門。程子闢之。其辭諄切如此。欲入聖人之道者。可不深玩乎。敬齋先生曰。今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上用功。又曰。要截斷學者邪路。使不入異端。須敎之小學上做。則基本堅實。自無空虛之患。却敎人有箇入頭處

右廣敬身

李氏曰。首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四章。廣威儀之則。次三

章。廣衣服之制。及飲食之節。後十三章。通論爲學之道



